

# 余音袅袅

■周瑞博 代江涛

## 兵故事

用文学抵达真实

晚饭后，士兵张家玉到队部拿报纸，看见文书正拨打“41190”，向总机询问电话号码。

那天，张家玉心情有些糟糕，总机传来温柔清脆的声音，清晰地钻入耳朵，就像满天厚重的阴霾中突然穿透进针尖大的一线阳光，把心中某根弦弹拨出一声响。说不明白为什么，他呆愣了一下，脑子里全是刚才那个声音。

他装作若无其事地拿着报纸出门，在队部门口张望了一番，见没人又折了回来，忐忑地拿起电话，顿了一会儿，长吁一口气，手有些颤抖地拨了“41190”。

“你好，帮忙转一下总机！”当听到电话一端传来的“嘟嘟”声，张家玉有些坐立不安。

“你好，么八。”总机话务员的声音在他耳边响起。

“喂，你好！”他好像吓了一跳，赶紧回答。意识到是自己主动打电话的，连忙定定神调整情绪说：“你好么八，能跟你说话几句话吗？”他的声音有些拘谨。

“对不起，没事请挂机。”电话断了。他久久不肯放下手里的电话，直到“嘟嘟”的忙音消失，不假思索地再次拨通了“41190”。

“你好，么八。”

清脆的声音又传来，他赶紧解释：“么八，我就想说话，没别的意思。”

18说：“对不起，现在工作忙，能告诉我您的名字吗？我一会儿给您打过去。”

他释然：“我叫张家玉，周口中队的，我们的电话是……”

18笑了，打断他说：“等我电话吧。”

挂了电话，他如释重负地坐着，眼睛朝着队部门的方向盯着。两小时……四小时，经历了期待、焦急到失望的过程，内心五味杂陈，就快到熄灯的时候，队部的电话响了。他有些惊慌失措地朝队部跑去，心想：“一定是找我的，一定是18打来的。”路上他差点跌倒，踉踉跄跄地出现在文书面前。

“找你的，一女的。”他心里乐开了花，文书若有所悟，端起脸盆带上门走出了队部。

“你有话跟我说？”18问。

“对。”

确实，他有满肚子的话想找知心的人说说，可18确定是知心的人吗？他也说不清楚。这会儿，这个可以倾吐心事的人就在面前，要张口时，却突然不知从何说起。

“怎么想起来要跟我说？”18问。

“以前在学校，伤心时经常给校广播站打电话，主播的声音能让我忘记不开心。那天听到你的声音，如出一辙，好像在哪儿听过，让我倍感亲切，脑子里突然蹦出一个想跟你说上几句话的念头。”

“谢谢你的信任！”

“你们执勤工作很辛苦吧？”18说，话题一转。

“对，是挺辛苦。”

“责任还很重吧！”18补充道。

可不是，执勤无小事，就怕出差错，

神经整天都绷得紧紧的。18理解、关心的话语，像一阵清风掠过张家玉心头，烦躁郁闷的情绪顿时消去大半。

他到队部后，耳边大多是督促、提醒、斥责的声音。此刻，倾诉的欲望让他不禁讲了很多，说部队现实跟理想的反差，说心中的苦闷和乡愁。18静静地听他说，间或轻声细语附和两句。他们聊了很长时间，具体多久他也不清楚。聊完了，一副满心欢喜的样子，像个小孩子一样在队部手舞足蹈，感觉轻松多了。

18说了明天的值班时间，就挂了电话。张家玉出门，看到穿着拖鞋的文书在走廊里溜达。他突然想起这个电话打的时间有些长，转念又觉得纳闷，文书什么时候变得这么懂事，以前对他可是爱搭不理的。他一半感激一半疑惑地对文书说：“谢谢了。”

第二天晚上，再打电话已没那么紧张。张家玉是大学生士兵，中队很多人说他傲。他跟他们处不来，内心多少还有些厌烦。他不想在部队干了……他憋着一肚子话，此时如开闸泄洪，生怕有一点遗漏，滔滔不绝都跟18说了。

18那边静默了一阵。不经意间，他好像听到轻轻的说活声，忙问：“怎么了？”

18说：“没什么，刚刚接了一个电话。”然后开始劝导他，有些事需要冷静冷静再处理……你在部队干了不好，在地方就能干好？……不管什么事，多在自身找原因……男子汉，在哪儿跌倒，就在哪儿爬起来……他仔细听着，觉得18说的很有道理。

晚上躺在床上，张家玉辗转反侧，难以入眠。脑海中，不断浮现自己因执勤台操作失误中队被点名批评的情形，中队长让自己写检查、反思错误，也不无道理；想起在理论学习时，战友遇到困难后，自己不屑的眼神，也难怪别人说傲气。

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心中一团郁结渐渐被理顺了，心态似乎发生了不小的转变，笑容重新回到了脸上。

他不知道，此时18旁边还坐着一个人——他的指导员。当初18问他姓名，原本是想去他的状。事也恰巧，指导员正为怎么做张家玉思想工作费脑筋呢。起初，张家玉有抵触情绪，什么话也听不进去。在接到通信中队队长打来的电话后，指导员突然有了灵感。

指导员手握钢笔，面前摊开一个本，18说的话，基本是他提前交代和现场笔授的，当然，也有18发自内心的即兴发挥。

眼睛，忙伸手接住，迅速投出去——3分！再加罚一次，场上比分再次逼平。看着排长冲我竖起大拇指，先前对他的不满顿时烟消云散。

后来，排长又一次果断而准确地把球传给我，我也不负众望，一连投进几个球。当整场比赛结束的长哨吹响时，从我手中投出的球，正好划过一道美丽的弧线，完美地定格在篮筐中……

最后，我们连以8分的优势，获得了年度总冠军。我擦着汗水，正要四处寻找排长时，耳边突然响起熟悉而亲切的声音：“晓军！”

一转身，排长拿着一瓶开启的饮料走过来，轻轻放在我手上，笑眯眯地对我说：“抽烟改变不了生活，就住别处使使劲吧！”

我的眼角一下子泛起了泪光……

（作者驻西藏某部列兵 黄自宏 整理）

早饭后，一向温和的排在值班点名时，严厉地训了我一通——因为我偷偷躲在连队储藏室点了支烟，还没抽半口，就让他逮着了。

这天，我们与实力强劲的隔壁连“PK”篮球年度总冠军。还有20分钟就开赛，在班长和篮球队员的催促下，我赌气换上球衣。热身时，我一眼就瞥见替补球员的排长也上场了，他故作失手，将球传给我，篮球在我手中抛出一条弧线，将他放在球场边上的眼镜砸了个粉碎……

双方比分一直咬得很紧，最后一小节开始，我们连队落后5分，大家都很紧张。这时排长被换上。岂料，平日笨手笨脚的他，刚一碰到篮球，身体就变得灵活敏捷起来。

我有几次好不容易控球，都没能突破上篮。眼看排长控球，他朝我挤了挤眼睛，轻轻叫了一声“晓军”。话音未落，他手中的球就向我飞来。我几乎有些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和

第二天，一纸通报到了中队，对邹鹏夜哨打瞌睡提出批评。一肚子委屈的邹鹏不好意思说明原委，几天里觉睡不好，饭也吃不香。指导员蒋亮找邹鹏了解情况，看他欲言又止的样子，似有所悟。

这天凌晨4点，邹鹏硬着头皮走上哨位。冷风嗖嗖，他的手心却摸出了汗。他缩起头，半眯着眼睛，时不时瞄着黑暗里的“风吹草动”。

第二天，一纸通报到了中队，对邹鹏夜哨打瞌睡提出批评。一肚子委屈的邹鹏不好意思说明原委，几天里觉睡不好，饭也吃不香。指导员蒋亮找邹鹏了解情况，看他欲言又止的样子，似有所悟。

这天，又轮到邹鹏站夜哨，指导员查哨时特意带了一个喊话筒到岗楼。“不瞌睡你说，当年我也怕黑，后来老班长给了我这个……”说罢，把喊话筒交给邹鹏，走时扔下一句话：“有情况，就拿它喊我，今夜我陪你站岗。”

什么时候起风了，邹鹏看到昏暗的灯光下指导员朝自己挥手，他挺了挺腰，坚定地站在岗楼下。

不觉间，眼前的黑似乎多了几分光亮，邹鹏瞪大双眼，注视着前方，在心里高喊：“指导员，您放心吧！”

夜下两点，刚刚完成武装押解任务的班长刘军伟卸下沉重的装备，一下躺倒在床上。他翻来覆去睡不着，一闭眼，就是儿子。想来，他有一年没见到儿子了。

想着想着，他就进入了迷糊状态：妻子和儿子正在家楼下的公园里嬉玩，忽然间，他们发现了他们，他向他们奔去，一家人幸福地抱在一起。

第二天晚饭后，指导员张东东突然神秘地拉住他，二话不说，把他带到了餐厅。彩带、气球、灯光……刘班长这才知道，原来是官兵集体生日会，正好有他。

生日晚会仪式开始，关灯、点蜡烛、许愿，刘班长微闭双眼。“祝你生日快乐……”突然，他从浑厚的合唱中，辨听到一个熟悉的稚嫩的童声，他猛地睁开眼——妻子手里捧着一束花和儿子正向他走来，就像从梦里走来。

刚出营门没多久，下士王辉驾驶的勇士车就被维吾尔族大叔努尔扎提的三轮车刮蹭。本来没多大事，因为语言不通，王辉越劝，努尔扎提就越紧张。

“没关系，小问题。”说着，王辉从车上拿出备用的军绿色油漆桶，轻轻一刷，掉漆的地方一下就被盖住了。看到努尔扎提竖起大拇指，王辉也舒了一口气。他指了指那辆老旧的三轮车，又用刷子比划一下。努尔扎提会意地点头，两个人一起给三轮车刷上军绿色，不时爆发出欢快的笑声。

没过几天，一天深夜，王辉突然肚子疼，卫生员判断是得了急性阑尾炎，必须赶快送往15公里外的团场医院。可中队只有两个驾驶员，一个在休假，一个就是王辉。在这偏僻的戈壁滩，上哪里叫车去？

大家不约而同想起了努尔扎提的三轮车，接到电话，努尔扎提二话没说，蹬上三轮车就赶到了营区。

月黑风高，一抹军绿穿越夜幕，疾驰在广袤的戈壁滩上。

插图 朱凡

插图 朱凡

插图 朱凡

插图 朱凡

插图 朱凡

插图 朱凡

插图 朱凡

插图 朱凡

插图 朱凡

插图 朱凡

插图 朱凡

插图 朱凡

插图 朱凡

插图 朱凡

插图 朱凡

插图 朱凡

插图 朱凡

插图 朱凡

插图 朱凡

插图 朱凡

## 新锐故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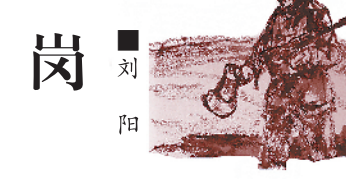
我的“专柜”我做主



作者小记 刘阳，武警兵团总队执勤第四支队政治工作处组织纪检股干事

文学主张：一支笔，可点绿大漠。

## 夜岗



刘阳

列兵邹鹏打小怕黑，几番磨练，未见成效。这几天，新同志就要纳入夜间偏远哨位执勤编组。荒漠戈壁，一眼望不到边的黑夜……邹鹏隐隐还是有些打怵。他恨自己不争气，悄悄地隐瞒了这个秘密。

这天凌晨4点，邹鹏硬着头皮走上哨位。冷风嗖嗖，他的手心却摸出了汗。他缩起头，半眯着眼睛，时不时瞄着黑暗里的“风吹草动”。

第二天，一纸通报到了中队，对邹鹏夜哨打瞌睡提出批评。一肚子委屈的邹鹏不好意思说明原委，几天里觉睡不好，饭也吃不香。指导员蒋亮找邹鹏了解情况，看他欲言又止的样子，似有所悟。

这天，又轮到邹鹏站夜哨，指导员查哨时特意带了一个喊话筒到岗楼。“不瞌睡你说，当年我也怕黑，后来老班长给了我这个……”说罢，把喊话筒交给邹鹏，走时扔下一句话：“有情况，就拿它喊我，今夜我陪你站岗。”

什么时候起风了，邹鹏看到昏暗的灯光下指导员朝自己挥手，他挺了挺腰，坚定地站在岗楼下。

不觉间，眼前的黑似乎多了几分光亮，邹鹏瞪大双眼，注视着前方，在心里高喊：“指导员，您放心吧！”

夜下两点，刚刚完成武装押解任务的班长刘军伟卸下沉重的装备，一下躺倒在床上。他翻来覆去睡不着，一闭眼，就是儿子。想来，他有一年没见到儿子了。

想着想着，他就进入了迷糊状态：妻子和儿子正在家楼下的公园里嬉玩，忽然间，他们发现了他们，他向他们奔去，一家人幸福地抱在一起。

第二天晚饭后，指导员张东东突然神秘地拉住他，二话不说，把他带到了餐厅。彩带、气球、灯光……刘班长这才知道，原来是官兵集体生日会，正好有他。

生日晚会仪式开始，关灯、点蜡烛、许愿，刘班长微闭双眼。“祝你生日快乐……”突然，他从浑厚的合唱中，辨听到一个熟悉的稚嫩的童声，他猛地睁开眼——妻子手里捧着一束花和儿子正向他走来，就像从梦里走来。

刚出营门没多久，下士王辉驾驶的勇士车就被维吾尔族大叔努尔扎提的三轮车刮蹭。本来没多大事，因为语言不通，王辉越劝，努尔扎提就越紧张。

“没关系，小问题。”说着，王辉从车上拿出备用的军绿色油漆桶，轻轻一刷，掉漆的地方一下就被盖住了。看到努尔扎提竖起大拇指，王辉也舒了一口气。他指了指那辆老旧的三轮车，又用刷子比划一下。努尔扎提会意地点头，两个人一起给三轮车刷上军绿色，不时爆发出欢快的笑声。

没过几天，一天深夜，王辉突然肚子疼，卫生员判断是得了急性阑尾炎，必须赶快送往15公里外的团场医院。可中队只有两个驾驶员，一个在休假，一个就是王辉。在这偏僻的戈壁滩，上哪里叫车去？

大家不约而同想起了努尔扎提的三轮车，接到电话，努尔扎提二话没说，蹬上三轮车就赶到了营区。

月黑风高，一抹军绿穿越夜幕，疾驰在广袤的戈壁滩上。

插图 朱凡

插图 朱凡

插图 朱凡

插图 朱凡

插图 朱凡

插图 朱凡

插图 朱凡

插图 朱凡

插图 朱凡

插图 朱凡

插图 朱凡

插图 朱凡

插图 朱凡

插图 朱凡

插图 朱凡



## 幽微

曹慧民

世上，有什么耐品之物比得上一个好故事。

《余音袅袅》叙述的是一个与心灵有关的故事，“袅袅”的气息，令人回味。有人说，用沉默唱歌的人，嗓门也不小。后来才明白，内心是一个偌大的广场，许多人在那里吊嗓子。士兵张家玉就是一个在内心大广场歌唱的人，他渴求并寻找自己的知音。只是他本身也是倾听者，一次偶遇，让他成为别人的知音。那一刻，心灵接通了电流，他得以一吐心中块垒。

人生中一些了不起的变化，就是来自这样的时刻。生活平常而幽微，你若想透彻生活的真相，必须具备穿过这一幽微抵达纵深的力量。

教育本是一门引导人的潜能的艺术，在最深层次上，则是一门引导灵魂从隐蔽处显露出来，继而升腾开去的艺术。心有灵犀，万事皆通。

这多少启示我们，教育可否调适一下音量与频道？可否多一些松弛与留白？可否多一些亲和与美感？甚至，在“无用之用，方为大用”的观念下，探求教育的效益。诚然，人生中那些看似无用之举，恰恰是最让人获益的。

如此说来，从这个故事中，我们或可以感觉到天边透出的那淡蓝色肚白。

插图 朱凡

## 军营新传

非虚构的时鲜故事

夜色如墨，刚被雨水冲刷过的科尔沁大草原深处，某演训地静悄悄，负责警戒的蓝军哨兵，睁大眼睛，巡视四周。

“眼瞅到手的大鱼，被这场雷雨搅黄了！”正潜伏在蓝军营地的红军侦察兵孟祥杰，气得狠狠地攥着身下的一坨泥巴，双眼死死盯着前方蓝军岗楼，绕过岗楼就可抵近蓝军重要目标区域，离胜利仅差一步之遥。

侦察战术可是孟祥杰的看家本领。实兵演习中，他多次潜入敌阵地捕获重要信息，为首长指挥作战提供准确依据。这次受领侦察蓝军重要目标的任务时，他是信心满满，向连长保证说：“一定完成任务！”

事情的发展出人意料，孟祥杰没想到，关键时刻，杀出个“程咬金”。天气突变，困住了他实施侦察行动的手脚，着实给他来了个下马威。

在蓝军对红军演训响的当天下午，孟祥杰跟连队刚到达疏散配置地域，就接到向蓝军后方渗透、侦察重要目标的任务。于是孟祥杰带领侦察小组两名成员，携带压缩干粮登车出发了。

当接近蓝军地域，下车开始奔袭时已是下午4点半，距离规定的侦察时间还有5个多小时。途中，孟祥杰每隔15

# 雨夜潜伏

冯程

分钟用电台与连长通报一次，把发现的目标及时上报。

夜幕降临，茫茫的科尔沁草原漆黑一片。奔袭了近10公里路段时，孟祥杰观察发现前方有一片空地聚集着多名蓝军，手中拿着强光手电四处巡视。

“凡是重要目标都有重兵把守。”孟祥杰脑海里闪过连长平时叮嘱的话，“这里一定是蓝军非常重要的目标。”孟祥杰激动地立马通过电台把情况上报给连长。

连长很快回复：“胆大心细，快速侦察。”孟祥杰心想，“这回是摸到大鱼



了”。他们重新观察地形，发现前方是一片毫无植被覆盖的空地，看来只能匍匐快速通过了。

草原的天气说变就变，正准备抵近侦察时，天空下起了雨，继而电闪雷鸣，每次闪电撕裂乌黑的天空，草原都被照得如白昼一般。为了避免被蓝军发现，他们三人只能趁着没有闪电的空当快速匍匐。

说怕啥就来啥！此时，孟祥杰心里担忧的事发生了。雨越下越大，像箭似的直射下来，雷电也出奇密集，在他们上空发出“轰轰”巨响，他们三人身体紧

贴在地上一动也不敢动。

孟祥杰黝黑的脸庞挂满泥巴，眉头皱成一个疙瘩，狠狠地暗骂道：这鬼天气，早不来晚不来，偏偏这时候来找茬！10分钟、20分钟……三人身上的泥土渐渐变成了一摊泥水。

进入秋季，科尔沁草原原本就很冷，平时都穿着绒衣绒裤，但这次为了行动方便，他们迷彩服里连秋衣秋裤都没穿。雨水逐渐淹没身体，牙关忍不住地打战，双手使劲地将胸前的通信设备往上提，防止浸水。此时，孟祥杰最担心